

五岭梅园

芳邻先生居儒溪有亭曰莪芳

颇擅林木之胜亭右老梅一株五月

花明灿然一时名流咸赋诗纪之此

年丑闻事也距今五十餘年属余

補国日之夏

欽心日

康熙甲子五月

野叟曝言

中国古典小说名著

【导读本】

◎夏敬渠

著



下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野叟曝言/ (清) 夏敬渠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
2000. 1

(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普及版书系)

ISBN 7-5387-1527-4

I. 野… II. 夏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
②禁书—中国—古代—选集 IV. I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6161 号

野叟曝言

作 者: 夏敬渠

责任编辑: 王金亭

责任校对: 王金亭

装帧设计: 龙 龙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 130021 电话: 5638648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 北京市书林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 1400 千字

印 张: 37.125

版 次: 2002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3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387-1527-4/I·1472

定 价: 81.80 元(上、中、下册)

第一百零六回

玉洞生春小郎试药

天罗牢暗太子惊心

容儿忙跨下床跪在地下道：“小尼该死，冒犯娘娘，求娘娘饶恕！”说罢，色勒勒抖个不住。七妃道：“快些起来，我并不恼你，你也没甚冒犯，只被你满口臭气，惹起了恶心！我叫宫人拿香水来，把那臭口，细细的刮刷干净，任凭你主意便了，休唬得那种样儿！”容儿心中一块石头，方才落地。当下唤进宫娥，捧上香水香片诸物，细细揩刷，换过几次香水，嚼过几回香片，令宫娥替换闻嗅，并无气息；然后七妃亲自闻嗅，复取龙涎香饼，令其含咀，说道：“这屋里怪冷！”因同进暖室中，把衣裤脱光在床并坐。令宫女把安贵妃送的药拿来，宫女捧上锦匣，匣面上标着“玉洞生春”四个金字，旁注小字是“臣安吉恭进”五字。七妃道：“这是安太师进与皇上和贵妃受用的，承贵妃送来，还没与王爷用过；如今合你先试一试。若比着紫金丹更强，夜来便与王爷同用，到快活时，再把那话说入也。”二人各取一粒照单试用。果然比紫金丹更强。容儿香汗津津，七妃笑声吃吃，事毕抱持交颈而睡。睡醒转来，宫人禀道：“日已过午，早膳还用不用？”七妃道：“晚膳早些罢。”吃些点心，呷些汤水，用过晚膳，天色已暮。

七妃藏过容儿，洗了手脚，重施脂粉，等待景王。直等到定更以后，方报王爷进宫，七妃接进，同用夜膳。见景王面上颇有忧容，急问道：“王爷明日就登大位了，天大的喜事，怎反有不乐之色？”景王道：“你知道的，寡人所惧者，惟文白一人！昨日已进清宁宫去，连败我兵，把五虎八彪都杀掉过半，夺去火器，足供城守。外面官员知道文白入宫，都纷纷起事。明日如何即得位成？”七妃失惊道：“文白在广西征苗，怎得进京？外面起事的，是些什么人，可也有文白的本事呢？”景王道：“便不知这文白怎样飞进京来的？外面起事，只有几个了得的人；若再有文白的本事，还当得起吗？”七妃道：“怪不得王爷不快活！但既止文白一个，也还易处！我们谋臣勇将还多，还有法王、真人的神通，想也制得他下，不要先愁坏了王爷玉体！”景王道：“今日已求了法王、真人，用天罗地网去拿他；他就有三头六臂，也逃不脱，还愁他则甚！因要拿文白，必须用火攻法，把清宁宫一宫的人，都化为灰尘；可惜鸾音这一个乖巧美人，玉石俱焚，不能收为妃子，故此郁郁不乐！”七妃转惊为喜道：“原来王爷忧愁，只为着鸾音；爷登

了大位，休说一个鸾音，便要十个鸾音，亦有何难？”景王道：“这又奇了！鸾音貌美性灵，天下少有，怎说要十个也不难？”七妃道：“王爷若登大位，便是四海之主了，怎比着景州一洼之水？只要宫中没有妒忌之人，听凭王爷来选，休说十个鸾音，便再多些，更比鸾音貌美性灵的，也是不难！那年皇上采选童女，王爷没曾说来，有无数绝色女子选进？只消宫中去寻，敢有胜如鸾音的，也未可知哩。”景王大喜道：“天大的忧疑，只要爱妃一言，便消化了！寡人原选了十八日进宫，先收那安贵妃，要试他鸡皮三少的本领。俟诛了太子、文白两人，再正大位。到那日，坤宁一宫妃嫔宫人，都拣选一番，便见分晓。宫人们，快斟酒来，待我赏娘娘一杯，以酬荐贤之功！”一面把七妃抱在怀中，哺酒与饮。

容儿在隔壁听着，心中一喜一忧：喜的是说转了景王，定与七妃欢爱，便可乘间用计；忧的是法王、真人要用天罗地网，去害素臣性命，并把合宫之人，都化为灰尘。且道如何叫做天罗地网？这日，女神童传出懿旨，熊以神又各处投了揭帖，果然各官员纷纷举义。景王着急，与心腹典膳张贤士商议。贤士道：“文白神勇，诸将皆非其敌；兼有火器弓弩，足资守御，破之极难！且外面义兵四起，各城均需防守，岂能独与文白争衡？今求其人，更令单谋转求法王，用天罗地网等大法制之；文白纵有邪术，必无生理！文白一除，则起义者纷纷解散，熊奇揭帖未可凭信。然后择日正位，俟单谋朝贺，擒而戮之。单谋一诛，靳监之胆已落。彼所侍者，以皇上为质；此但制东宫及文白耳，乌足制我耶？”景王抚掌称善道：“但恐彼既属东宫旧人，中立不肯转求。今观其即日起义，焉知非文白所使耶！”贤士道：“急则相救，缓则相攻；大王之事一败，彼独不受祸耶？臣当去说之，必无不从！”景王大喜，急命前往。单谋果然听从，转求法王领占竹说：“文白谋勇绝伦，兼之通理邪术，必用全力制之！”法王、真人遂把天罗地网第一等恶法，来擒拿素臣。是日在宫，与太子各把别后事情诉说，到底日久话长，兼之称颂愧谢，起立跪拜，俱有耽搁，不觉直说到午。午后接有红豆手笺，通说各官举义之事，并开有名单。太子与素臣看时，是：

原任左金都御史皇甫毓昆，翰林院侍读东方旭，庶吉士马玉，领民兵三百，攻东直门；太仆寺丞申田，国子监博士元领，翰林院庶吉士金品、余玉冰，太学生匡中，领民兵五百，攻西直门；翰林院侍讲学士罗伦，锦衣卫经历陈经，领民兵三百，攻安定门；西前营游击熊奇，领兵五百，攻德胜门；原任福州营参将赛吕，护龙岛岛长龙生，领兵五百，攻朝阳门；魏国公徐武，中府都督同知宁文，领兵五百，攻正阳门；原任兵部尚书连世，原任右金都御史北直巡抚张定，司经局洗马连城，领民兵五百，攻宣武门；詹事府正詹事刘健，翰林院修撰吴宽，太学生谢迁，领民兵五百，攻崇文门；驸马都尉冯诚，领兵三百，攻阜成

门。

太子道：“诸臣纷纷起义，事有可为。但只有熊奇、龙生、赛吕三人可仗；宁文老迈，徐武纨绔，余俱白面书生；连世向附靳直，今亦父子起义，恐单内更有似此不足信者！奈何？”素臣道：“刘健、谢迁、申田俱足智多谋。金品、匡中俱勇敢善战。龙生即至，其妻飞娘必来，铁丐或有故不来，其妻立娘必随姊而至，大有可为。连城曾被臣之妾刘氏一诗所感，改恶从善，其父或为子劝谏，改弦易辙，亦未可知！东城坚固，诸臣兵数既少，又无攻具，成事实难；只大势牵连，使逆藩不能专力于我，便操胜算，名正者贵持久，名逆者利捷速；我顺彼逆，只要支持得三五日，不为所败，援兵陆续而至，事必济矣！”太子道：“刘、谢诸臣，寡人实未悉其底里。至连世自其子入官以后，即有几个好文章，与安吉、靳直亦曾争执过几件事；故靳直在皇上面前极力排挤，才休致他的。此番亦是真心，是寡人错疑了他！但先生贵妾，如何以诗感化连城，愿闻其说？”素臣因把前事约略述知，念出那首诗来。太子太息道：“遇强暴而不失节难，遇才美而不失节尤难，不失节而更能化侮强暴，则尤难中之难！至连世更因其子而改弦易辙，则德之所及者，愈广矣！非先生不能有此妾，非此妾不足事先生，可感，可敬！侧妃每称为姊，每颂其贤，良有以也！”太子口里称叹，眼里却见素臣伸缩不宁，因问何故。素臣道：“臣自入广，即虑奸竖逆藩，乘间窃发，故差一奴名金砚者，入京探听。金砚于前月十七日得有急信，于本月初八日至峡报知。臣即于初八日起身，十三日至京。臣马因臣嘱咐，昼夜狂奔，凡遇津渡桥梁，不及驰骤，多一跃而过者，臣之筋骨，未免劳顿。昨晚拼战，复大喊狂呼以助威，高跃远跳以取势，亦有所伤。事定觉劳，安坐觉疲，周身骨节，俱颇酸痛，故有伸缩不宁耳！”太子惊讶道：“金砚以十日而行八千四百里路，先生之马，更止五日，此仆此马，旷古所无！非先生不能致，非先生亦不能胜，仅仅酸痛，真铜筋铁骨也！宫奴中有善修养者，为先生按摩捶击，则酸痛可除！”因着人去唤。素臣道：“容儿已去，文恩受伤，惟玉奴尚可驱使；然究系有男女之嫌，且已入官禁，岂可褻狎？故宁忍不为，何敢渎及宫人！必承殿下恩意，或赐一小内监可也。”太子道：“汉时郎官，尚有女史焚香侍寝，后世勋臣亦皆赐给宫奴，何况先生？昔唐太宗以须疗臣疾，宋太祖以炙分弟痛，寡人当为先生按摩，但未谙耳；故以宫奴代之。望先生勿辞也！”素臣欲谢恩，太子忙止住道：“先生于寡人，分则君臣，恩逾骨肉，太后命寡人以叔事先生，寡人本欲以师事先生。师与叔之待弟侄者，必有其道，仆仆亟拜，非先生所宜也！”

须臾，两个宫女出来，一人捶背，一人运手。素臣请太子入内，太子道：“寡人欲见其用心与否，并先生受用与否，勿见嫌也！”宫女捶运一会，渐要磨按至胸腹臀腿上来，素臣几次辞拒，皆被太子劝住。宫女奏道：“文先生腹间，想有

裹肚碍住；须解下来，方好摩按。”太子道：“先生二字，是太后与寡人所称，尔等何敢僭妄！以后内侍官人，俱称文爷，不可错误！腰间有甚裹肚，可解下来。”官人解下缠袋，太子问道：“袋内之物，可容寡人一见否？”素臣道：“袋内无不可见之物，但恐褻龙目耳！”太子取出看时，银钱之外，有两包丸药，一罐香，两个小包；解开一包，是两方玉图章，一方绦帕，上是太子所赠之诗。太子道：“为这一首诗，几成大狱，‘惟口兴戎’，此之谓也！”因又解开那一包，是一个手帕，包着两颗珠子，一幅诗绦，绦上写着一首百韵寿诗。太子道：“此何人所作？诗情悱恻，字法娟秀，亦美才也！”素臣因把兰哥、篁姑之事说知，并述其性情才学。太子喜道：“不意蛮峒之中，有此灵异，固属造物之奇，亦国家之祥也！天下平定，当奏知皇上，钦召入京，以宠异之！”因又开了香罐，闻了一闻，把珠子拂试一回，问道：“银钱备用，丸药备服，余皆恩情所寄，以志不忘；独此名香异珠，未解珍藏之故，岂先生亦爱宝耶？”素臣道：“非敢爱宝，亦备用也。”因把香珠之用奏知。太子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水安息，宫内所有；若此二珠，则旷古所无，乃天赐先生以庇我国家者，匪特先生宜宝之，寡人亦当钦为国宝者也！”官人问素臣道：“可还有酸痛之处？”素臣道：“大段已去，所存者些小之事，乃欠伸微有不便耳！”官人道：“这却是病根未去，须请文爷上榻仰卧，待奴婢们踹踏一遍，复覆身睡卧，再踹踏一遍，方得痊愈。”太子道：“官人实有此法，但用脚踏踹先生尊体，为不可耳！”素臣道：“治臣之病，岂以为嫌？但于殿下之前，反覆偃卧，无人臣礼，所不敢为也！”太子坚令官人，扶掖素臣上榻，脱鞋踹踏，有顿饭时，素臣通身出汗，酸痛尽失，关节便利，霍然而愈。素臣将袋内银钱，尽数给与，曰：“物尽于此，不足酬劳也！”

是夜，太子复设一榻于侧，要陪素臣同睡。素臣坚辞不获，因自就旁榻。太子道：“寡人以师事先生，岂有弟子偃然正寝，而屈先生旁卧者耶？”素臣抵死不从：“臣断不敢使冠履倒置也！”太子因命将两榻上下对设，仍欲素臣居上榻，素臣复坚辞。太子不得已，方就上榻。两榻中间，令官人就地设铺，承值睡溺诸器。太子与素臣并头睡下，商议除逆迎銮之事。讲至两更，外面传进檄文，说是从空中飞下。官人执烛，太子与素臣披衣坐起，从头看去，只见檄文上写着：

大法王领，大真人缪，檄示清宁官知悉：文白非圣无法，抗违天讨，律应寸磔，法在不赦！今于本日三更时分，遣九官十曜星君，五方功曹揭谛，布天罗地网，特行捉拿，该官男妇人等，立将文白绑献，可免一官之祸。如仍庇匿，本教主等即摄寒冰、热火、臭秽、刀剑诸地狱困苦磨厄，次遣天龙八部，修罗泥犁，人非人等，追摄魂魄后，移须弥一座，将合官人等俱压入无间地狱，化作飞尘，永离人道！善哉，佛法

无边，道法通天，众生可度，惟人懵焉！七日之内，无愚无贤，无老无幼，同入涅槃！有能信者，如火宅莲；迷而不悟，如飓风船；自作自受，于法无宽！南无狮子吼菩萨！南无大势至菩萨！南无地藏王菩萨！吾奉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急急如律令敕！

太子看完，大惊失色，问素臣：“何以应之？”素臣道：“一切妖术，惟猪羊狗血可破；宫中有无畜养？”太子道：“自逆藩逼迫以来，内外隔绝，供馈不通。幸太后爱洁，向不由大官供给，致尚有米粮牲畜等物，可借日用。奈扈从寡人者，至数百人，将半载之储，止二十多日，便俱食尽。今日膳房来报，止存三日之粮，畜牲俱尽；自明日起，便只剩腊腿风鱼等宿肉可以佐食。惟獒犬一头，警夜有功；哈叭狗两只，太后所爱；即不忍杀，且为血无多，恐不敷所用，奈何？”素臣道：“一正可胜百邪，且待他行起术来再处。”是夜只有素臣一人安睡；老太监覃吉不知撤文之事，便也睡得安稳。太子及里边一个真妃，外边一个奚囊，已是惊惊惻惻，睡梦不宁。其余合宫之人，俱被吓坏，没一个敢解衣就寝。候至三更时分，渐至星月无光，一会暗是一会，不多时候，连天都压下来，屋内灯烛俱昏，火焰只留得芥子般大小，对面看不见人，合宫嚷乱。太后忙着宫人出来，请太子求素臣主意，宫人们手执灯烛，仍是擦墙摸壁。走至素臣卧处，叩门而入，见室中灯烛辉煌，好生惊讶。太子披衣起坐，急问何事。宫人奏知，太子不胜惊异。因唤醒素臣，恳求良法。素臣道：“此即所谓天罗地网者耶？臣更无法以解之！”太子道：“怎这里灯烛又是明亮？”因问宫人：“合宫可是一色昏暗？”宫人道：“只有观音堂、真娘娘房中，及覃公公，文恩屋里，还有灯烛之光，但不能如此处照常明亮；其余俱像坐在地狱中一般，一些光亮没有。”太子问素臣：“既是布着天罗地网，怎又不一色昏暗，是何缘故？”素臣道：“太后至尊，正妃将来即为天下之母，既皆为妖法所制，而覃监、文恩反不受制，此实难解！”因问：“正妃可尊信老、佛之教？”太子道：“彼酷信佛教，近年受寡人刑于之化，才不去念佛看经，恐心里还在尊信一边。”素臣道：“这便是了，惟正乃不受邪。臣幼即恶老、佛，常思灭除其教；殿下有正心之功；侧妃娘娘秉正嫉邪，臣妾刘氏所稔知；覃老监最恶佛、老，传闻殿下幼时曾看《佛经》，于其来时，惊惶失措，以孝经给之，则其心正无邪可知；奚囊自幼习闻臣母及臣议论，亦恶老、佛，不信其教；故皆不为邪术所制也。太后、正妃，位虽尊，而心则尚信其邪说，故未能脱然耳。”太子道：“先生所见极是，但剃度僧所居观音堂，灯亦明亮彼系极信邪者，何以如此？”素臣道：“作此法者，其同类也；妖僧道等但欲害其仇，非欲伤其类，故不及也。”太子道：“倘伪撤上所说诸般邪法俱搬演出来，太后岂不震惊？可否请太后与正妃，俱至观音堂暂避其祸？”素臣道：“这断使不得！惟正可以驱邪，岂可反入于邪以求避耶？窃恐非徒无益，而反有加甚耳！”太子点头道：

“是。但现在如何安慰太后？”素臣道：“若但黑暗，原是不妨。殿下当吩咐合宫之人，和衣安寝，见怪不怪，则其怪自败也。至太后年高，恐有惊畏，殿下当不离左右，令侧妃亦不离正妃左右。俟天晓日出，看是如何？”

太子慌忙入内，素臣因有宫人在房，便就不就榻，伏桌假寐。到五更时，太子请素臣进内，说道：“不出先生所料，太后等寡人不至，即同正妃至观音堂暂避，岂知进去时，灯烛尚明，到得后来，渐渐昏黑，并芥子般灯焰也没有了。寡人闻知，忙去接回。却因夜间于风露中来往，受了风寒，与正妃同时病发，齿牙根击，浑身发抖，是个虐疾模样，望先生诊治。”素臣诊过脉，说：“脉并不弦，非疟疾也。伪撤有寒冰、烈火等说，怕就是寒冰二字发作？因太后、正妃反避入邪，故发之独早耳！”宫人道：“文爷所说，一些不错，这会一刻冷似一刻，就要发抖哩！”素臣道：“可令人生起炭火，多加衣被，殿下上床拥护，用手心搓热，频摩太阳正额，至冷极时，并心口摩运，发出心火，或可御。”太子忙依言准备。并令真妃拥护正妃，如法而行。素臣出来，见更鼓久绝，天仍不明；因到院中一望，见满天雾气，竟看不清天光。暗忖：此岂天罗地网之妖法耶？因唤宫女出看，可见天光。宫女出看，道：“那里还见有天光，只见一片黑天，直压在文爷头。”素臣大怒，瞋目直视，大喝道：“妖人怎敢无礼，把这障眼法来戏弄我么？”就这一声喊里，早露出一片天光。宫人惊嚷道：“怎文爷一喊，把天都喊了起来？这会子看得见屋宇树木等物了。”素臣正待写方，只见文恩两手抱着两个王子，出来道：“老爷不好了，合宫之人，个个发抖，如害疟一般，王子、王女年幼，抖得怪哭，东宫爷说灰白，身冷如冰，即抱入房，解开胸前衣服，裹在怀内，渐渐变过脸色，住了啼哭。却见文恩又抱出两个王女来道：“东宫爷说，本不敢亵渎老爷，但里面俱如冰窖，人命为重，只得又送出来。”素臣见王子身已温和，交与宫女怀抱，复把两个王女裹入怀中。问文恩道：“你见天光不见？”文恩道：“这院子里便见天光，里面一片黑暗，文恩还看得出路头，不至跌撞；里面房里点着许多大蜡，宫女们还是七跌八撞，看不见路哩！”素臣道：“太子、真妃俱不信邪，怎里面还是冰窖一般？我说要多生炭火，怎还解不来寒冷？”文恩道：“炭火生起即来，就是不灭，也没有火气。东宫爷合真娘娘俱不觉甚冷，但只暖得太后及正妃娘娘，屋中原是寒冷，只比别房里差些罢了。”素臣道：“你与覃监房内如何？”文恩道：“比别人屋里暖些。”素臣道：“你可奏闻太子，把合宫之人，俱安顿太后、正妃及你与覃监屋里，权救一时再处。”文恩道：“人都冻僵了，路又看不出，只得要苦文恩一人去驮的了。”

文恩忙入内转奏。太子却吩咐，把宫女受伤及娇怯者，俱驮至素臣房中；其余分留太后、正妃房内；凡是内侍，都分送覃吉、文恩两人屋里。文恩驮了大半日，方才驮完，驮得满身臭汗，不觉其冷，反觉其热。素臣房中，竟蹲有一百

多宫女，初来时，咬牙戛齿，骨节琤琮，渐至声沉响寂，又渐至温和活动。素臣与王子、王女在榻，阿绵、玉奴、赛奴并修养宫奴，及本在房内者，占着榻四边围侍，其余渐远，至各边房间里，因与素臣近则较暖，远则较凉，故也。文恩回房歇息一回，想起太后等半日未进汤水，忙到膳房中，要去收拾。那知水俱冻底，薪爨不焦，只得寻了些茶食干粮，分送各处。众宫女挨饥忍饿，权受一时，素臣欲分惠，则人多不能遍给；欲但给绕榻诸女，又觉不公，心里踌躇。却见绕榻妇女中，有几个欲前且却，又似朵颐，又似忸怩光景。素臣道：“非我独饱，奈人众，何苦有检择，又不公也。”阿锦道：“众人另有缘故，不为受着饿来。”素臣正待根问，忽听里边一时人语嘈杂，埋怨，吱吃、阿呀之声，素臣忙令玉奴去看明，走出里房，便蹲下身子，回不上话。素臣好生疑惑，正是：

天下官私皆是急，世间水火最无情。

第一百零七回

水火无情久出炎凉之界

蛆虫可厌不污清白之躬

素臣见玉奴这般光景，好不疑虑，忙令文恩去扶他起来。文恩早已冻僵，动弹不得。素臣无奈，只得将玉奴一把提过面前，拉住袖口，方才立定，问道：“里边声响，究竟为何？莫非他们都在戏耍筋斗、虎跳，用力太猛，有伤筋梭骨的事吗？”玉奴对面站着，方觉身上渐有暖意，勉强答道：“那里能做玩耍之事！连太后、东宫、正妃、侧妃，差不多要僵了，老爷须去急救方好！”素臣失惊道：“原来别处更冷，你可把这两个会修养的驮去，把僵的宫人踹踏些转来，便可做诸般顽戏用力之事。太子等可即令宫人用力揉挪，把本身中五志之火，一齐推动，舒发出来，便不怕冷。如有一切酒浆，烫热吃下，亦可驱寒，除此更没法了！”文恩道：“满廊满院，俱是冰凌；布了天罗地网，眼目又看不甚清；小的空身走来，还只顾跌交，怎能够驮人？膳房里剩有几坛粗酒，几坛细酒，两三坛火酒，只却生不起火，除非冷吃，也没人去拿。”素臣道：“你这样子真个不好，玉奴、阿锦，可把文恩摆弄，此时事急，也顾不得了！”把修养宫人，一手一个抱起，怀揣绸毯数个，大踏步往太后正房而来。

过着几院雪山、几廊冰窖，已把两个宫人冻得齿牙相去，放进房去，须臾，踹转好几个宫人，便令踢毬玩耍，上床将太后、太子推运。素臣在外觉冷，做一会八字动功，即便暖和。见太后房里，已有一十二人生动，便令各处摆弄僵卧之人。僵卧者既得和活，摆弄者亦愈暖热。因把两个修养宫人，复抱向正妃房中，如法而行。覆身回来，见自己院中，亦积数尺冰凌，檐廊之下，亦堆至盈尺，惊问其故。文恩道：“老爷进去了一会，便如各处一样，打落下来，想是见老爷出来才住的。”素臣道：“太后等虽已活动，再有酒去一暖，驱出寒气方好。膳房我不认得，须抱你去。”文恩道：“小的被妻子们一顿摆弄，和活起来，自己又做了些动功，此时已经复原，原要去摆弄众内侍们，领着老爷去便了。”于是文恩在前，素臣在后，文恩一滑，即被素臣一提，直至膳房，未曾跌倒。一坛粗酒，一坛细酒，一坛火酒，分倾大灶上三只大锅内；文恩起火，再烧不着；素臣走去，一烧便着。文恩道：“怎火也怕老爷，一吹就通红起来，这也是正气辟邪之故哩！”须臾，各锅俱热，吩咐文恩去摆弄内侍，给与粗酒、火酒。自用三把大壶，分装粗、细、火酒，飞奔太后房外，令宫人把细酒斟送太后、东宫，把粗酒、火酒分给众人。覆身出来，再用壶装送至正妃房中。然后自己用勺，就锅而饮，饮至半酣，把剩下的酒，都收拾进去，分给合房妇女。自此人人骨暖，个个颜酡。暗

想：明日不知又用何术？太后等今日已经受饿，当预为之计。因把厨下一口木灶，并应用器皿柴炭，及膳房内酒、米、凤鱼、腊肉等物，搬运至房。看那冰雹，竟如有眼睛的，跟着素臣旋落，院外尚在散落，院中处处冰山。素臣发怒，大吼一声，把半空中冰雹喝退一半，渐渐收小下来。

夜里众宫人一有寒冷，便各寻事，顽耍用力。素臣仍伏桌而睡，忽觉怀内有物撑动，心里一惊，认是裹着的王女。忙把胸前衣服解开看，只见一个年少女子，钻出头来，满面光华，姿容绝世，像是何处见过，却想不起。那女子道：“小奴蒙相公青眼，垂爱多年，今当辞相公而去。”素臣道：“便是我爱你极的，怎忍舍我而去？”女子道：“爱而不用，徒爱何益！明日若并舍妹见弃，则不特小奴不能终事相公，舍妹亦将辞相公而去矣！”素臣心中觉不忍舍，用手抱住，女子把手来推，忽然惊醒。恍然道：“此霄光之灵也！满宫昏暗，正该用此珠之时，怎我一时懵懂，置而不用？宜其求去也！”当即思所以用之。因不复睡，走出院中，搬取冰块，放满锅内，令玉奴等起火，烧滚三锅开水，装了两壶，取出明珠，耀着光芒，先送太后房中，次送正妃房内，余与合房妇女同享。众人久绝汤水，如饮甘露，快活非常。素臣搬冰煮粥，照前分送。连煮几次，并间明文恩、覃吉两房路径，送粥与之。

到得天明，合宫之人，无不饱暖。谁知冷便过去，热已渐来，初时还只认热粥之故，渐渐的脱去外盖，层层解卸，只剩单衫，仍是烦热。到得后来，竟似罩入蒸笼，绝不透气，锅中水沸，灶内火炎，满身皮肉都要腐烂一般。素臣送饭进去，见各廊院冰凌，俱化为水，如烟如雾，太后房中，人人喘气，个个头眩。素臣记起霄光梦中“明日并弃舍妹”之言，忙在袋内，取出辟暑神珠，命宫人悬挂。登时满室生凉，喘者立止，眩者立清。太子出房，跪下便拜道：“合宫承先生之赐，不啻生死肉骨！但褻染先生，至于如此，寡人何安？热虽酷暑，不如冷之人人僵直，当命宫人出取，不敢重劳先生也！”素臣慌忙跪下，扶掖起来道：“昔武子曾纳藁履，之推并割股肉，区区奔走，何足言劳？如宫人可代，即当仰承令旨也。”宫人奉旨出外取饭，摸着墙壁，尚是难行，如何能捧持食物？素臣因找一根长竿，把霄光高揭，满宫发亮，如月中天，宫人们方得搬送。送至正妃之房，房中宫人已俱热倒。太子忙令把辟暑珠去救转，把两处并为一处，都搬至太后正寝中一间大房之内，仍把辟暑珠悬挂在正中一间房里。因想起内侍们来，命宫人去看，除文恩、覃吉两人尚未热坏，其余俱已热倒在地。忙吩咐解珠去救，救得转来，太后房中宫人，又人人发喘。只得三回五次，往返轮救。惟素臣房内，常如早春，不觉甚热，流水的煮饭烧茶，以应合宫之用。

太子暗忖：有了明珠，这烈火地狱是不怕他的了！那知到了午后，忽然滚进几个斗大火球，齐声爆响，爆作百十个小球，满房滚跳。滚着脚的，便烧裙

裤，跳着头的，便烧鬓发，扯救不及的，把周身衣服烧毁，有光了上身，捧着两乳，有赤了下身，掩着阴户，又羞又痛，嚎哭之声，沸泛盈天。只有太子、真妃两人，火球跳不着。太后、正妃身上，便只顾要滚跳上去，亏得太子拥扑太后，真妃拥扑正妃，尚未被烧，其势却甚危急，忙着宫女求救素臣。谁知一个出房，即一个被烧，烧得寸丝不挂，哭将进去。

素臣听见里边一片哭声，情知有异，忙赶入内。正见一个宫女出房，被火烧衣，想着峒元之事，忙吐一口唾沫过去，登时火灭，只烧去半条裙子。太子听见素臣在外，忙叫：“先生快进房一救！”素臣跨进房去，见满屋火球滚跳，宫女有浑身精赤的，有赤上、下半身的，其余焦头燎发，烧衣破裤之人，不计其数。不觉勃然大怒，瞋目直视，喝道：“妖僧贼道，怎敢无礼至此！”只那声喝里，眼光所到，火球随即消灭。只见文恩飞跑而来，说道：“外面除小的及覃公公两人外，其余都被火球烧坏，用水去泼，如浇油一般，更加发炽，请老爷快去一救！”素臣急急赶出，如前喝视，亦即消灭。无奈火球有眼，一俟素臣出外，即在內滚烧，等得进来，又在外滚烧，弄得素臣没了主意！后想起峒元火球总翻滚不上霄光珠，辟暑自应较胜；因令宫人解悬当户。自向文恩房内，令取溺桶，解下半桶溺来，将草荐浸湿，摊放门槛之上，把覃吉并作一房。果真火球翻滚，离珠及溺荐尺许，即复转回，不能入户。

素臣方得脱身回房，只见当门挂着被单，掀开进去，见房内宫人，烧衣破裙者无数，顾问玉奴，却见玉奴鬓发半焦，不胜诧异。玉奴道：“老爷出去后，先有一个小火球滚入，后有十几个大小火球滚进，触着便烧，势正利害。却值玉奴把拔河的两条被单解开，要铺入棉被，一个火球跳上头，把头发烧着。玉奴仓卒之间，把被单一掀，发上之火一掀即灭，便随手甩去，把火球也一甩即灭，便被烧诸人身上，乱舞将去，不意那火及火球，只沾着一点被单角儿，便即灭熄。官人们已被火球烧得不成模样，大家通融凑凑，才没有光着身子的。因怕火球再来，才把这被单漫着门帘的。”素臣听罢，仍令烧者，同文恩两人，分送酒食。挨过一夜，到五更时，合宫发臭，太后急命焚香，却总解不来那种恶臭。须臾，宫人中有触秽倒地，吐沫不醒者。太后、正妃俱呕了满床，连太子、侧妃都触起恶心，几乎要呕。太后已是发晕，素臣闻知，忙把水安息送进，烧将起来，秽气尽去，俱各清醒。太后道：“水安息我有一罐，藏在那里，快取出来，不要单烧掉文先生的。”正妃也有一罐，遂都取将来，分给内外焚烧，把素臣的仍复送还。无奈香一烧完，秽臭即起。太子道：“若要不住的烧，如何有这许多香？各人挖些，搽在鼻孔里去，看是如何？”当下太子、侧妃如法一试，果不觉臭。因装了四小袋，与太后等闻嗅，余下的，都分与内宫人，搽封鼻孔。真个秽臭之气，就不能入鼻。

不料一到黄昏，忽然满屋都出粪蛆，缘台上壁，并钻入人身上来，用手去抹，便是一手的臭粪。脚下爬起还可，梁间纷纷而下，满头满脸乱落将来，都向眼眶耳窍中，如飞钻进。宫人等俱爱清洁的，怎生当得，人人发呕。有跑出房外，想掬院中化的冰水，揩洗头面，空中便是一勺粪水，浇得头面口眼之内，都是臭秽，情急哭喊。素臣忙把水安息送进焚烧，香烟到处，蛆虫即化为水。烧了一会，满屋烟气，蛆虫便全数消灭。素臣暗付：效是灵效，但焚烧不可为继！因想起被单之事，忙去拿来漫着房门，替出安息。怕自己房内也生粪蛆，赶回要烧，却并没一个。问玉奴道：“昨日我一出房，即有火球滚入；今日因何并没蛆虫？”玉奴道：“是赛奴说的，火球怕文爷被单，爷身上捆的绸帛，敢也除得蛆虫？因把做毬剩下的，拼凑起来，用线缝好，搭挂门帘之上，真个没蛆虫进房。”

素臣似信不信的，忙脱下一件外衣，令玉奴并水安息，拿去文恩房里烧挂。文恩房里，只除文恩、覃吉两人没被蛆虫钻咬，其余俱满身爬着，抹去一把，添上两把，正在呕秽嚷乱。玉奴把香烧起，将衣搭挂当户，不一会，已俱消除。因将香罐藏入袖中，走将回来，刚到半路，已被粪蛆攒满，两手洒抹，两足奔跑，嘴里叫喊救命。忽又劈头臭粪，浇灌下来。觉着领头里直挂下去，由胸腹脐乳直流入两股上去，慌得蹲在地下，极声喊叫。素臣听见，忙赶去，怒目一喝，却原是干干净净的头面衣衫，毫无秽臭。玉奴惊怪立起，袖内取出香罐，交还素臣。一面跟着，一面伸手进去摸着脐乳各处，并没粪蛆踪影，好生诧异。刚走转自己房檐之下，忽然天上落一个人来。素臣拔出宝刀，一刀砍去。那人把手中宝剑急架，探下铜面道：“文爷无礼，奴乃熊飞娘也。”素臣大喜，忙请进房。却见熊飞娘额上，朱书“文白”二字，忙问其故。飞娘道：“奴与丈夫，于十五日到京！正直三弟以神起义，丈夫便去料理攻城之事。奴知文爷入宫，便乘夜进来报信。那知一连两夜，都找不出清宁宫影儿，一片黑气漫漫，全没路径。外面多传说，法王、真人布着天罗地网，捉住文爷，现在受那地狱的苦楚。奴虽不怕着他的道儿，却不敢孟浪。今日想了一日，恐再迟了，有误文爷大事！想起文爷那年除灭五通之事，叫丈夫把胸前朱书‘邪不胜正’四字，又想不是文爷亲笔，恐胜不得邪；故把心口、背心、额上，俱写着文爷名字，拼命从黑雾中撞来。谁知有了朱书，黑雾便浅，路径便有，到宫墙外，飞上墙头，一路找来，见这院子全没黑气，怕是文爷所居，故便跳下。不料一跳下来，即遇文爷也！”素臣道：“熊姊说恐误我大事，是见我因在此处，特来负我出去吗？”飞娘道：“非也，宫中全赖文爷救护，怎反要负文爷出去？奴此来是为文爷家中危急，惟恐迟了误事，故此拼命而来！”素臣大惊，汗出满面，急问：“如何危急？”玉奴等亦皆失色悚听。飞娘道：“奴进京来，在良乡地方，撞着急报之人，料是朝中飞报，即便拿住，搜出书信，现在怀中，请文爷一看便知。”飞娘在怀取出，素臣慌忙接过，却

是两封，心头突突地跳着。开封，看上写着：

谋臣稟：文白于本月十三日已入都矣，自丰城至思恩，复自思恩至京，路逾万里，按站亦须行三四月，而彼两月内，已蒞平而回！且猛如毒蟒，诡如岑浚，狡悍蟠结如大狗，各负险阻，而皆被屠灭于数日之内，此岂犹人力可敌？乃知谋前所献质君劫母之计，为上策也！景府当时势，尚耽声色，诸臣屢参，久未得见，必为文白所败；惟视法王、真人法力何如耳？江西之师，于何日潜发，未得确音，悬念之至！彼得京中急信，或未及预料家事，便可取之若寄；然亦当陆续接应，全力制之。论者以李、郭、苗、刘为鉴，此不识敌人肺腑；难与审变！东官、文白，性皆愚孝，分羹之言，绝裾之事，断不忍出！李、郭、苗、刘，皆无谋之辈，其败固宜！今幕府猛将如云，谋臣如雨，君母在握，操纵自由，纷纭之论，庸足信哉！西山根本之地，宿卫单薄，窃为寒心，便宜调河南少林寺僧防守，并请国师护持。倘文赅而景安，则仍如前议也。谨稟大将军麾下

十月十五日已刻单谋具

素臣约略看完，急问：“熊姊所说家中危急，可专为此字？或另有所闻？”飞娘道：“别无所闻。因贼人发师，家中无备，必至震惊，故特来报知。”素臣心略安定，再细看那封，词意大同小异，惟后面落款写着“广爷九千岁，即陛下”字样，及嘱速去结连安南、日本耳。素臣看完，又喜，又忧，又怒，又急：忧的是单谋大有机谋；怒的是九千岁即陛下字样；喜的是西山根本之句；急的是江西之师。因向飞娘说道：“我向在广西，已猜有此着，令张顺等分兵回丰城去。但那时尚在悬揣，所分这兵，仅可持守。今既得此书全力之信，必须添兵方好。请问岛中有几位到此？”飞娘道：“文爷远虑，已经料及，这便不妨事了。圣驾现在山东岛中，况大元帅传檄各岛护驾，故不能多着人来。护龙岛现请卫婢子暂摄，愚夫妇才得同来。铁叔不能自来，故遣舍妹来此。”素臣道：“既如此，要屈贤姊妹两人赴江西救援，熊姊可骑我黄马去，两日夜即可赶到。令妹随后而往。丰城民情，必能坚守，再有韦杰等回去号召，可以无虞。但单谋既以劫母为上策，而欲制以人臣，贤姊至彼，与吉于公商酌，相机而行。大概以坚守为主，必贼人实有间可乘，方可出奇制胜，然必立于不败之地，断不可稍存侥幸之见，致误大事。总俟京中大局一定，即瓦解也。外面义兵，气局何如？曾否交战？有无胜败？此处兵将大半受伤，又被邪术所困，合宫之人，如陷坑阱，我只一人，不能分身出去，拔草寻蛇，得其要领，设法铲除，可嘱咐以神，俟金砚一

至，即令访探妖僧道等于何处结坛作法，报我知道。我作一束帖带与，令其照帖行事。但金硃不比熊姊天生正气，恐不能破此罗网而入。今仿恩姊之说，脱里衫一件，于前后心亲笔朱书我名，令其穿着，或得到此，即万幸矣！”飞娘道：“有文爷里衫亲笔朱字，定得到此。外面义兵，半属无纪之师，有几个谋勇之士，都忧兵少、没攻城器具的亏，幸喜他也空守不战，故尚未见胜负。”

素臣写起柬帖，脱下里衣，写好朱字，交付飞娘。飞娘便要辞去，素臣道：“恩姊即入宫中，无不见太后、东宫之礼！”因领至太后房外，令宫人奏知。太后等闻有外应，喜不可言，忙传进见，并请素臣入房。飞娘朝见过，素臣细述前事，并呈上单谋书信。东宫踟躇道：“国家多故，累及太夫人都受惊恐，寡人不安极矣！飞娘此来，可助先生一臂，今为太夫人而去，寡人自难强留！但不识定于何时？额上朱书，又属何故？”飞娘方知额上朱书未去，好生惶恐，因奏知其故，道：“见过太后殿下，此刻即行，不敢迟误！”太子暗暗点头道：“素知贤夫妇忠勇，为国尽力，今贤夫既起义兵，夫人又赴文先生之急，当加优赏，以酬劳德！但匆卒中，无以藉手，奈何？”真妃忙解下身上软甲赐之，道：“物轻意重，愿夫人勿哂也！”飞娘拜受，穿起软甲，即便拜辞。太后嘱候水夫人；太子亦作揖悬托请安，真妃亦敛衽万福，托候水夫人金安，并问候璇姑安好。素臣跪地泣拜道：“老母之命，交托贤姊矣！”飞娘道：“文爷休要把奴折坏，奴此去自当尽心竭力，伏侍太夫人也！”拜毕，同起，太子、真妃俱送出房。飞娘戴上铜面，望空一跃，寂然不见。太子惊叹道：“古称精精、空空，岂过是哉！先生既有预备，再有此等异人前往，万无他虚，望先生宽怀，勿为忧念！”素臣泣谢而出。

太子回房，还知飞娘之去疾如飞鸟，与太后、真妃正在叹异，只见宫人中忽然哭喊，说是地下尖刀戳起，脚底生疼。太子道：“胡说！现有被单漫在当户，邪术怎能进房？那知一个哭起，即连一连二的哭喊。太子定睛看时，果见地板之下，尖刀东起西出，宫人们避过这把，踏着那把，跌倒去，便向身上戳来。初时尚短，过后渐长；初时尚少，过后渐多；满地洒血，满房嚎哭。太子、真妃忙上床盘坐，各拥抱着太后、正妃，刚抱上膝，既有尖刀从床下戳出，亏抱得快，没有戳着。房内宫人，跑躲哭喊，其声震天。素臣尚未至房，慌忙转身问故。太子道：“先生快进房一救！”素臣掀开被单，跨入房内，刀尖齐灭。宫人已小半受伤。站立不住，坐地哭泣。太子道：“先生，妖术如此利害，被单当户漫着，又在地底戳起，为之奈何？”素臣道：“且把被单铺在地下，令宫人们都向被单上站，看是如何？房中有七八十宫人，两条被单虽甚长阔，却还挤立不下。太子命有力者，把受伤之人，驮在背上。素臣转身回房，房里亦起哭声，急赶进去，刀尖随灭，已有戳穿鞋底，脚破流血者。素臣急把拼补的绸帛，铺放在下，复取太子及自己榻上棉被、棉褥、毡毯之类，俱令铺地。每榻上被，虽只有两三条，褥子、

褥单、毡毯，却有七八条，所余甚多。想着太后房中背负之人，终非长策，文恩屋内终亦不免；一面先卷两床被褥，向太后房里来。那知走到半路，只听太后房中一片哭声，已是惊疑，又听得自己房中哭声亦起。暗忖：此法不效，两房宫人如何兼顾？再远远听见外边哭声，情知亦为此故。又气又急，弄得三尸直爆，六神无主！正是：

尊卑虽有君臣异，谊力还从性学分。

第一百零八回

文白大名驱恶鬼

七妃小戏惹冤魂

素臣复听自己房里哭声渐息，便先奔太后房来。太后听见足声，忙传旨请进。素臣进房，满屋跑避的宫人，方才蹲倒在地。素臣见两条被单，一条空着，一条仍挤立着数十宫人。太子道：“说也惶恐，连日两条被单，摺立一处，寡人明先生之光，竟认是亦可御邪；到今日一分开来，优劣立见矣！先生送来被褥，若是寡人榻上的，即不中用；若是先生的，宫人快铺在地，宫人取看喜道：‘这两条被褥，都是文爷榻上的！’慌忙铺放，争先抢立。刚把满房宫人紧紧挤站，不须抱负。”素臣回房问起，也是这个缘故，是素臣睡过的褥单毡毯，便没尖刀戳起；是太子的，便要戳将起来。因令众妇女挤紧站立，腾出四五条被褥毡毯，捆作牛腰大包，如飞而至文恩房内，令内侍们铺放挤站。看着各内侍，比宫人更加狼狈，个个鞋穿脚破，更有满身流血之人，甚是可怜。因向文恩道：“今日太后房中及你这里，是个个不能动抬的了，覃监年高，饮食之事，须要你一人递送。我回房收拾饭食，你可尽意安歇，约俟饭好时进来。”文恩应诺。素臣回房，替出妇女，收拾早膳。

是日自卯至申，俱没动静。只苦了挤立之人，脚酸腿软，渐至麻木，便不敢走动一步。偶然舒放被褥之外，即有刀尖戳起，收缩不迭。又苦是二便紧急，不能解手，苦苦哀告。太子与真妃两腿亦俱麻木，因令文恩再求素臣。素臣令房内妇女仍向被褥站挤，自进太后房中，替下宫女。太子因留素臣在房叙话，游衍其时。一面令宫人捶捏两腿，一面赞叹素臣德器，胜己百倍，即此被单一事，灼然可见。素臣道：“殿下言重，臣何敢当！以臣揣之，皆由疑信不同之故也。人心如日，疑如云雾，邪如阴翳之气；心如一毫无疑，即如赤日当空，无纤微云雾遮蔽，一切阴翳之气，当之即灭。臣尝于岛中见海市，城郭隐见，宫阙参差，人马纷驰，兵戈杂沓，一切怪异之状，亦如日来邪术，种种变幻，不可方物。一经日轮推起，精光照射，立时消灭，若一有疑，便如云中之日，不能消除阴气矣。心本属火，人心中之正气，便如烈火一般，赫然难犯，百物投之即烬；若为疑所障，便如布隔瓮藏，百物交侮其前，不能毁灭矣！先臣父及臣母俱不信邪，臣在母腹，受母胎教，所得之气，即已无邪。出胎以后，幼闻义方，长读经传，崇正辟邪之志，愈坚愈定，时以灭除老、佛为念。旋知灼见，确然无疑，此心如赤日当空，心之正气，如烈火燎原，此邪术之所由不能干犯也。若殿下自幼尚喜看佛书，屡经覃太监谏阻，可见入邪已深，后见其说荒唐，始归于正。然前年